

語言學術語多人談

常小玲、陳保亞、鄧思穎、黃仁瑄、匡鵬飛
劉俊飛、劉林軍、劉祥柏、朴珍玉、施春宏
束定芳、孫穎、陶寰、王文斌、夏俐萍
楊亦鳴、姚雙雲、葉婧婷、張天偉、鄭偉

提要

“語言學術語多人談”文章的作者，來自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語言學期刊的主編和編輯部代表，闡述當代中國語言學術語研究的前沿方向和思考，從歷史脈絡、理論反思與編務實踐等不同面向，討論語言學及人文學科術語的整理、辨析、規範、創新、譯介、傳播、體系建構等問題，也探討學術期刊在支撐和引領術語研究方面的角色。

術語翻譯傳播的機制與路徑

常小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外語教育研究前沿》副主編）術語翻譯與傳播是術語研究的重要維度。缺乏跨語際的傳播與認同，術語所承載的知識價值難以實現，也無法推動人類知識體系的創新。就傳播機制而言，可從傳播基礎、傳播策略和傳播形態三方面系統探討。首先是傳播基礎。自主知識體系是本土術語生成與傳播的核心依託。術語並非孤立的語言符號，而是知識網絡中具有關聯性、系統性的認知節點，如果沒有本土化的問題提出、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作為支撐，術語在跨文化語境中便會缺乏學術解釋力和生命力。其次是傳播策略。體系化呈現和對話式互動是提升術語國際可理解性的關鍵路徑。正因為術語內嵌於特定知識體系，需要將術語與其生成語境、理論框架和應用場景一併呈現，或圍繞核心問題形成概念群，實現術語與知識體系的整體性傳播。同時，也需要通過跨語言對比和國際學術對話，釐清不同語言中相近術語的語義差異，持續探討和優化跨語言表達方式。第三是傳播形態。數智時代為術語傳播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可通過智能體等工具對術語的不同譯法進行對比分析，並借助即時化的傳播渠道加以推廣，推動術語的規範化和標準化；一方面，對於複雜的學科術語或體系化的術語集群，可通過知識圖譜等可視化技術進行直觀呈現，從而深化國際學界對術語的系統性、整體性認知，不斷提升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國際影響力。《外語教育研究前沿》設有“中國外語教育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專欄，期待為外語教育領域新術語的研究、翻譯與傳播貢獻積極力量。

語言學術語需要考慮理據和演變趨勢

陳保亞（北京大學）（《語言學論叢》主編）術語規範是為了有效地展開合作交流，促進認識活動。有了合作交流，思維活動才有可能實現有效的分享互動，才可能有深度和廣度。數學在術語規範方面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榜樣，即每一個符號基本上都有唯一的指稱和使用規則。數學符號系統中術語的良好規範極大地推進了數學在全球的合作交流，極大地推進了數學認識活動的深度和廣度。當然，數學符號系統都是人工語言符號系統，術語規範比較容易控制。語言學術語由於涉及自然語言，而自然語言要組織經驗活動，是一個具有自組織性的複雜系統，內部充滿了變異，語言學術語也必然不斷應付這些複雜變異。人們對語言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因此，語言學術語的規範是一個不斷跟進語言學研究的過程。術語規範首先應該有理據，比如 morpheme 過去被翻譯成“詞素”，後來呂叔湘認為詞素的提取依賴於詞，而詞的提取問題比較多，建議 morpheme 翻譯成“語素”，即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術語規範其次應該考慮在使用過程中有上升趨勢的術語，這樣有利於合作交流，不宜強行規定。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佈的《語言學名詞》，其術語規範大部分都有理據，且參考過使用趨勢，值得遵守。當然，《語言學名詞》也有少數不符合理據，不反映

使用趨勢的術語，比如該書名的英文翻譯是“Chinese Terms in Linguistics”。一般趨勢是“term”譯作“術語”。如何規範值得思考。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期刊編輯在術語規範工作和辦刊的角色

鄧思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國語文通訊》主編） 無論是語言學術語規範工作還是辦刊的路徑，綜合起來，主要是兩條：“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過往新形成的語言學術語，尤其是自 2011 年《語言學名詞》公佈以來所產生的新詞，我們不妨先採用“自下而上”的方式，通過現存論文的整理，做好分析，供期刊編輯部和專家討論，集思廣益，成為可用的方案，由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和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簡稱“本中心”）共建的人文學科術語研究基地，樂意就此扮演橋樑角色，為學界服務；至於今後的新詞，也希望期刊按專業判斷，考慮學科分類的特點，提供有用的術語例子。通過整理分析，我們整合成為一個能用的方案，然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依靠期刊的推廣，作為給作者的指引，尤其是讓我們的青年學者和學生，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由本中心所編輯的《中國語文研究》和《中國語文通訊》，明確建議作者參考《語言學名詞》的語言學中英文術語，可謂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動術語規範化的第一步。

辦刊的工作，既要守正，又要創新。語言學期刊應按自身的宗旨和定位出發，以“自下而上”的角度，探索如何守正創新，迎接學科交叉的新發展，更好地肩負起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使命，繁榮我國語言學的發展。期刊也有引領學界的責任，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跟作者互動，提升相關領域的學術水準，尤其是幫助青年學者成長，起育才作用，正好符合《哲學社會科學期刊高質量發展南京倡議》的核心內容。

本中心在 2026 年 5 月舉辦“語言學術語論壇”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找規範術語的好方法，還有分享辦刊的好經驗，無非是為了扶翼後輩，為學界注入活力，為我國語言學界開創光明的未來。

術語的主體性與體系性 ——以《語言學名詞》為例

黃仁瑄（華科技大學）（《語言研究》主編） 術語的精準闡釋與有效譯介，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環節。《語言學名詞》的英譯實踐表明，只有堅持術語的主體性與體系性，秉持“名從主人”的認知原則，才能在異質語境中展示中國學術的風貌。

所謂主體性，指術語翻譯必須忠實原生概念的核心實質。比如術語“訓詁”，譯為“*exegesis*”，雖抓住了詞義闡釋關鍵，卻遮蔽了文字校勘、典章考據、文意疏通等系統性學術實踐，剝離了服務經學傳承的文化語境。為了體現主體性立場，建議譯為“*Chinese exegesis*”並加以注釋，或強調“*exegesis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所謂體系性，指術語翻譯必須展現術語在原生知識網絡中的系統關聯。比如“音義”，作為特色術語，有必要增補音譯“*yinyi*”，以與“形訓”“聲訓”等相照應，從而構建起中國傳統訓釋方法的概念體系。

主體性與體系性的背後，是“名從主人”的認知原則。所謂名從主人，指的是尊重術語原創者的命名權與闡釋權，以源語言的概念意義為旨歸。長期以來，中國學術術語譯介存在嚴重的“以西釋中”傾向。堅守主體性與體系性，正是扭轉這一局面的關鍵。

術語譯介是知識體系的跨文化重建。《語言學名詞》的經驗啟示我們：遵循“名從主人”原則，尊重術語的主體性與體系性，呈現術語背後的學理脈絡與文化特質，是漢語言文字學概念體系真正走向世界、為人類學術貢獻中國智慧的必由之路。

基金支持：國家語言文字科研規劃項目“‘十五五’規劃背景下語言科學的理論建構與話語體系研究”（ZDA145-26）

語言學術語問題與語言學研究

匡鵬飛（華中師範大學）（《漢語學報》副主編） 中國當代語言學研究中存在很多術語問題，需要在分類梳理後進行分類解決。

有的經過討論後已達成共識，比如關於“異體詞”“異寫詞”“異形詞”這一組術語，已經統一為“異形詞”。有的意義相近、且存在細微區別或地域使用差異，比如“文法”和“語法”。有的語言現象雖存在不同術語，但都廣為接受和使用，比如“非謂形容詞”“區別詞”“屬性詞”，“跨層結構”“跨層短語”“非結構”等。有的涉及不同語言尤其是漢語和西方語言的差異，導致漢語學界對術語外延的認識存在差異，如“形態”，漢語中到底有沒有形態、哪些可以稱為形態？有的是來自國外語言學的術語，其中譯存在不統一的現象，如 *Evidentiality*，譯名有“言據性”“實據性”“可證性”“傳信語”“傳信範疇”等。這些不同的現象，已經解決的可以為尚未解決的提供參考；有的可以暫時不必急著規範，有的確實需要規範，有的不僅僅只是術語問題，還涉及深層次的語言學理論問題。

對於語言學術語的規範化，可參考異形詞整理的通用性、理據性、系統性等原則。從術語研究的角度來說，對於某些語言學概念術語進一步清晰界定的過程，同時也是

推動語言學相關領域進一步深化的過程，比如學界對於“語氣與情態”關係的討論，對於“傳信範疇”的狹義和廣義理解的討論等。應鼓勵圍繞語言學術語的概念、術語的理解、相近術語的區別和聯繫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並在此基礎上解決一些語言學重要理論問題。

應重視手語術語研究

劉俊飛（江蘇師範大學）、楊亦鳴（江蘇師範大學）（《語言科學》主編） 手語是在聾人社群中自然發展形成的語言系統。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2011 年審定的《語言學名詞》中將手語等同於“手勢語”，值得商榷。手語具有明確的語言地位和特徵，如形式與意義結合的任意性、語言結構的兩重性，以及完整的音系、詞法和句法體系；而手勢語可看作各類手勢系統的統稱，伴語手勢、默劇等均屬其範疇，其中絕大多數並不具備語言的核心特徵。值得深思的是，口語的產出系統同樣可以生成大量非語言口勢（oral gesture），如微笑、口技等，但人們極少將口語與這類非語言口勢混為一談。此外，該書所使用的“聾啞人”表述也欠妥當，帶有一定的偏見與誤解。

在我國頒佈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文件中，通用手語與通用盲文也常被一同討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手語的語言學地位：盲文是表音的觸覺符號系統，依附於口語，盲人群體的口語習得通常不會受到影響；手語不依附於口語，且絕大多數聾人不僅可能面臨口語習得障礙，還可能因缺乏充足的手語習得環境，進而產生手語習得困難。此外，中國手語、自然手語、媒體手語、AI 手語等，以及手語語言系統內部的類標記 / 量詞謂語結構、手形、手的運動等音系術語，也在被廣泛使用。在語言學術語研究中，如何釐清作為獨立語言的手語與非語言交流系統的差異，如何對口勢、口語、手勢、手語等相關概念以及對手語語言系統內部的術語體系進行規範與界定，值得深入探討。

基金支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早期語言輸入缺失對聾童語言及大腦結構和功能發展的影響（23BYY194）”；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語言學視域下的媒體手語詞彙和語法特徵研究”（22YYB002）

術語翻譯與傳播 ——《世界漢語教學》英文編輯視角

劉林軍（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漢語教學》英文編輯） 語言學術語翻譯是語言學國際交流的基石，直接關係到中國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力與學術認可度。《世界漢語教學》作為 LLBA 收錄期刊，術語翻譯尤為重要。

作為《世漢》英文編輯，我認為術語翻譯的困難可概況為幾個“多”。首先是術語數量多。《語言學名詞》收錄了 2939 條，C 刊關鍵字有中英雙語的據統計達 2 萬餘條。其次是術語內涵多，如系統功能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中都使用 register 一詞，但在理論框架、分析重點和應用方向上存在顯著差異。第三是術語譯名多，如 evidentiality 有“傳信範疇”、“言據性”、“可證性”、“證據範疇”、“示證性”以及“實據性”等多種翻譯。第四是特色術語多，這與漢語語言特點和漢語研究傳統有關，如《語言學名詞》中的訓詁板塊等。第五是術語變化多，如本刊的研究重點對外漢語教學，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出現了“漢語國際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兩個表述。第六是 AI 誤導多，同一篇摘要術語使用不統一的情況經常發生，且因行文合乎語法，頗具欺騙性。

為確保術語使用規範，《世漢》在出刊程式上特別設立了作者對所有英文編輯內容進行確認的環節，有效地避免了術語誤用。作為英文編輯，我深感現有術語辭書不足以支撐日常工作。語言學發展迅速，新理論層出不窮，而辭書出版往往需歷經數年，因此，我提議建設線上的語言學術語百科，提供動態、及時的術語更新。相關技術支持已不是問題，期待語言學同仁共同努力，建造一方語言學人的術語園地。

語言學學術創新與術語規範

劉祥柏（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語文》副主編）學術創新離不開專業術語的規範與創新，術語規範與術語創新，對於學術發展都非常重要。同一個概念如果各說各話，很容易會出現同實異名或同名異實的現象，甚至導致同一領域的學者之間難以對話。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會積累一批凝聚學界共識的專業術語，這些術語也是學術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石；規範術語的使用，可以保障學術的傳承與成果的累積，也是學術創新的重要基礎。語言學發展與創新同時會帶動語言學術語的創新。一個新的學術思想可能會導致一批新的術語出現；一個新的學派誕生，甚至會伴隨一整套新術語的出現，或者會重新定義或更新很多既有術語的內涵。術語規範有助於在共識基礎上進行創新，並不會束縛學術創新；學術創新不會拋棄術語規範，而是在規範基礎上進行學術創新。二者相輔相成，一體兩面。

201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的《語言學名詞》正式出版，其中收錄的語言學名詞術語通過了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審定，是目前語言學規範術語的重要工具書。這部語言學術語規範工具書是語言學界長期使用、專家學者反覆論證的重要成果，是當前語言學研究術語使用的重要參照；這個成果有利於語言學界凝聚共識、積極創新，有利於內地與港澳地區以及海峽兩岸之間學術交流，也有利於國際語言學界學術交流。《語言學名詞》是當前的語言學術語規範，也是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未來進一步更新、修訂的重要基礎。

語言學學術期刊是語言學領域學術發展的重要平台，充分利用學術期刊規範使用語言學術語，促進學術規範與學術創新，是學術期刊的重要學術使命。學術期刊在論文體例、審稿意見與編校溝通等環節都可以與作者共同努力，進一步貫徹術語規範，在此基礎上加強學術創新。學術期刊可以建議作者首次使用新術語應注明相應譯名，或給出準確的定義；學術期刊也可以針對術語規範組織專欄文章，引領學界更加重視術語規範，重視術語規範與學術創新之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重要效應。

定名與立學：術語沿革與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朴珍玉（延邊大學）（《漢語學習》主編）術語是人類依託實踐活動、積澱經驗認知，對知識加以歸納和闡釋的語言載體。在建構中國語言文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語境下，術語辨析梳理與體系化建構是一項兼具全局性、多層次的核心任務環環相扣的系統性工程。

術語作為概念與範疇的符號載體，既是知識體系搭建的底層基石，亦直觀反映人類認知知識、深化理解的全過程。伴隨我國綜合國力提升與各領域科技快速發展，諸多學科持續湧現全新概念與理論範疇，學界圍繞部分學科稱謂的承襲、調整與更名也展開了大量研討。以中文教育領域為例，學科稱謂歷經“對外漢語教學”“漢語國際教育”直至“國際中文教育”的迭代演變，這一過程對應著學界對漢語外語教學不同發展階段的認知升級，凝聚著學界對國際中文教育內涵邊界、外延範疇的持續深耕與反思。學科術語的沿革，清晰呈現漢語學界以語言服務為核心導向，搭建多元國際中文教育體系的理念轉向：發展思路從以本國傳播為重心的“漢語國際推廣”，轉向立足全球需求、面向國際的語言教育服務。這一轉變既築牢國家教育主權立場，又兼顧學科的國際屬性、外事屬性，堅守立德樹人的根本教育宗旨。¹

回溯本土學術脈絡，《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點明定名辨義的普遍價值；我國首部系統語法專著《馬氏文通》亦以“首正名、次字類、次句讀”為框架搭建漢語語法體系，古今學術脈絡充分印證，術語辨析、規範與建構具備不可替代的基礎性作用。

立足當下建構中國語言文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使命，術語的考辨、更新與體系化建設絕非簡單的文字定名工作，而是關乎學科認知迭代、話語立場重塑、知識體系自立的關鍵一環。唯有持續梳理、規範、更新學科核心術語，釐清概念內涵、理順理論脈絡，才能依託嚴謹規範的術語體系夯實本土學術根基，真正構建起立足中國語境、具備國際闡釋力的中國語言文學自主知識體系。

¹ 陸儉明。2026。國際中文教育要走數智化之路。漢語學習 3。64-72。

立足辦刊實踐的語言學術語知識體系建設隨想

施春宏（北京語言大學）（《語言教學與研究》主編）術語是學術研究、專業交流與知識傳承的基礎，其界定的精準度、外延的清晰度、體系的完備度與使用的規範度，直接關乎學科研究質量、理論創新空間與學術話語體系建設水準。語言學期刊不僅是發表成果的平台，更是術語使用、傳播與更新的重要場域，理應承擔引導術語規範、梳理學科體系、凝聚學術共識的責任。結合辦刊實踐中遇到的術語使用失範、概念界定不一等問題，這裡重點談兩項亟需推進的術語知識體系建設工作。

一是構建多元互補、分層分類的術語庫體系。術語庫建設不能簡單做成“標準答案”式工程，而應兼顧穩定性與動態性。一方面建設通用術語庫，系統收錄學界共識度高、語義界定清晰、學科通用性強的核心術語，提供權威規範釋義，作為期刊編審的規範依據；另一方面建設動態術語庫，收錄存在爭議、尚在演化、邊界不夠清晰的術語，以客觀記錄、供學界參考為主。在此基礎上還可搭建爭議術語知識平台，集中呈現分歧焦點、演變脈絡、使用偏差和典型案例。兩類術語庫互補聯動、動態更新，主動適應數字化、智能化發展趨勢。

二是強化術語知識圖譜建構，推動期刊從刊載稿件向組織知識、賦能實踐升級。當前不少術語庫知識結構化程度低，術語間的層級、邏輯與演化關係不清晰，降低了術語資源的使用價值與傳播效力。術語工作不只是語言規範問題，更是學科知識體系建設問題。用好術語知識圖譜，能清晰呈術語之間的內在關聯、層級架構與發展脈絡，既便於編輯把握學科方向、策劃專題，也能為稿件編審提供參照，提升術語使用的精準度與規範性；還能提高知識傳播效率，增強期刊影響力。

將多元術語庫與知識圖譜深度融入辦刊全流程，以期刊發展支撐術語研究，以術語規範提升期刊品質，從而更好地服務學術共同體，推動語言學健康發展。

語言學刊物在術語翻譯與傳播的規範與學術擔當

束定芳（上海外國語大學）（《外國語》主編）術語是任何一門學科發展的基礎和體現。術語翻譯的精準度、統一性與學理性，直接關係到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學術話語的傳播與學科生態的健康發展。

在我國外語教育與語言學研究日益國際化、本土化雙向融合的背景下，新興理論術語的引進、轉譯與本土化闡釋，以及中國語言學自主知識體系中的標識性概念的外譯與傳播，已成為語言學期刊審稿、學術傳播需要嚴守的第一道學術關口。學術期刊作為傳播學科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和媒介，期刊編輯是術語傳播的首要把關人。在稿件審核中，需嚴格甄別術語翻譯的準確性、統一性與創新性，杜絕隨意造詞、望文生義、概

念混用等問題。新術語的首譯和傳播既要尊重國際學術前沿本義，避免本土譯法偏離理論內核，也要立足中國語言學研究場景，規避生硬直譯、水土不服的問題。在本地概念國際傳播的過程中，既要堅持本土特色，也要對接國際規範話語體系，避免自說自話。同時，期刊應主動承擔學術引領職責，統一高頻新興術語譯法，規範術語使用體系。

在術語翻譯和傳播的過程中，語言學類刊物還具有另外一個重要的職能：組織有關術語問題的學術討論，推動術語研究的發展。術語學是語言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規範術語翻譯與傳播，不但是構建中國語言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礎工作，也是語言學對其他學科發展的應有的貢獻。

“術語翻譯與傳播”——建構中國話語的重要路徑

孫穎（黑龍江大學）（《外語學刊》主編） 術語是知識體系的基本顆粒，也是學府思想進入國際傳播場域的關鍵接口。一個概念能否被準確命名、穩定翻譯、有效傳播，往往決定其能否在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交流中形成解釋力、辨識度和影響力。推進人文社科術語的多語種翻譯與傳播，具有現實緊迫性和戰略必要性。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知識生產、翻譯流程和傳播生態，大語言模型、知識圖譜、語料庫技術、智能檢索與多模態傳播平台，使術語研究從靜態詞表編纂走向動態知識組織，從單語釋義走向多語協同，從譯名規範走向語境化闡釋與全球傳播效果評估。

當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正在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哲學社會科學各領域不斷生成具有中國經驗、中國立場和中國方法論特徵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這些術語承載著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治理、中國文化的理論凝結，具有鮮明的歷史性、實踐性和思想性。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特色文學、特色典籍中的文化術語是中國人文社科術語體系中最具文化辨識度和文明闡釋力的組成部分，也是推動中國文學、中國思想、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話語資源。人文社科術語依賴語境、價值、歷史記憶和文化聯想，其多語種翻譯不能簡單等同於詞彙對譯，也不能完全交由通用機器翻譯系統完成。若缺乏系統的術語治理、跨語際闡釋和傳播機制，中國人文學術概念在國際場域中就可能被誤讀、弱化。真正具有國家意識的術語翻譯研究，必須同時進入語言、知識、文化、技術和傳播五個層面：在語言層面追求準確與規範，在知識層面揭示概念結構，在文化層面說明意義生成，在技術層面善用人工智能，在傳播層面關注國際理解。

在這一背景下，外語學科必須回應“如何把中國思想說清楚、說準確、說進去”的時代要求，結合人工智能帶來的範式轉變，重點關注“術語翻譯與傳播”的“後機翻”研究趨勢。第一，研究對象聚焦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的核心概念、標識性概念和高頻外譯概念。外語學界需要圍繞中國式現代化、文明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重要概念，建立可追溯、可解釋、可更新的多語種術語資源。第二，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術語抽取、譯名比對、跨語種對齊和傳播監測效率，能夠促使翻譯研究從經驗型翻譯評析轉向“語料驅動+人文研判+智能算力”的複合研究。術語背後的思想邊界、文化負載價值等仍要依靠人文判斷和闡釋。第三，術語翻譯評價看成效，從“譯得對不對”拓展為“是否可理解、可接受、可傳播、可再生產”。翻譯的評價不只體現在文本層面，更體現在海外受眾能否把握概念的中國語境、理論來源和實踐指向。外語學科主動服務國家知識體系建設，要防止把術語外譯簡化為口號式、範本化、工具化的語言轉換。

“人工智能+”範式下的“術語翻譯與傳播”已不再只是外語學科內部的技術議題或翻譯實踐問題，而是關涉中國知識體系建設、國家話語能力提升和人文社會科學自主知識生產的重要命題。“人工智能+”範式並不意味着人的學術主體性退場，而是要求外語學科以更強的問題意識、更高的技術素養和更深的文明自覺參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工程。中國人文社科術語的多語種翻譯與傳播，既是語言工作，也是思想工作；既是學術工程，也是國家話語能力建設工程。只有把術語研究置於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整體任務之中，外語學科才能在新時代真正完成從“翻譯中國”到“闡釋中國”、從“傳播中國聲音”到“建構中國話語”的學術躍升。

關於推進人文學科術語規範化和標準化的若干感想

王文斌（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與研究》主編）

一、人文學科術語規範化和標準化在人文學科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

1. 能推進學術交流與溝通。術語規範化和標準化能確保學者與學者之間對學術相關概念具有明確和一致的理解，力避歧義的產生，準確揭示事物的本質特徵，使術語的表達達到標準化、統一化和協調化；

2. 能累積與傳承知識。術語標準化能使知識跨越時空、跨越文化得到累積和傳承，同時能清晰術語構成的理據，便於解讀和記憶；

3. 能避免概念混淆。人文學科經常有同一概念多個術語，或同一術語指代不同概念的情況，術語規範化和標準化能避免概念與概念之間或術語與術語之間的模糊、混淆甚至自相矛盾；

4. 能助推跨學科對話。術語標準化有助於人文學科之間以及人文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對話，增強彼此的交流與溝通；

5. 能推動數字化與信息化。在數字人文時代，術語標準化有益於數據庫的構建、文本的挖掘、AI 的處理、信息的存儲等；

6. 能促進教育與教學。術語標準化有利於人文學科在理論研究與實踐方面的教育與教學；

7. 能增強翻譯與國際交流。術語標準化能確保跨語言之間的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準確性；

8. 能加深對術語翻譯難度的認識。術語翻譯常難以做到一對一的完全對等，術語規範化和標準化的討論能使學界正確面對語際術語翻譯中語音、語義、語用、句法和文化語碼轉換的各種困境。

二、本人的主要觀點

1. 術語是特定學術領域表達特定概念的詞語，關涉語內術語在本族語者之間的可通達性與語際術語在不同語言之間的可通達性。

2. 術語本身就是行話，具有行業的通約性與行外的不可通約性之間的內在固有矛盾。

3. 一個學科的成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是否具有一套成熟的清晰概念體系及其術語表達體系。

4. 術語的語義須具有單義性、精確性、簡約性、通俗性和系統性。

5. 術語的構成須具有明確的構成理據，使人看後能即刻明白其理其義。

6. 語言本身沒有國界，但術語的構成理據與表達方式須具有國家意識，事關國家事權。

7. 術語研究具有迫切性。目前學術領域許多術語的晦澀與混亂已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尤其在人工智能迭代發展的今天，術語的人類表達與機器表達已給一般的讀者甚至業內的學者帶來了許多困惑和不解。術語規範化和標準化研究已迫在眉睫。

8. 術語具有文化性。不同語言之間，因文化差異，即便是字面對等的術語，其文化解碼與文化效應不一定都對等。

9. 術語的語際翻譯，需要譯者通曉源語與目標語的詞義精髓。其翻譯既可採用語音翻譯、語義翻譯、語用翻譯，也可將這三者有機地融入翻譯，其譯法不可一概而論，需靈活把握。

10. 術語在行業內具有約定俗成性，已為業內所普遍接受和使用的概念術語，不可隨便更改，否則容易引發學術交流的模糊與混亂。

術語規範討論

夏俐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副主編）術語規範應該借鑒以往的成功經驗和所取得的成績，以《語言學名詞》以及《大百科全書》等經典著作作為參考，對已經規範化後的術語先加以整理。一方面需要對術語作出明確釋義，另一方面，對以往的術語進行梳理。如兒化韻在《語言學名詞》中的定義是指小稱後綴，而《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對其的釋義是指詞根與兒綴結合後在共時平面上的讀音類型，包括捲舌型、平舌型、鼻音型兒化韻等。前者是語義角度，後者是共時音變角度。這種不同視角的定義需要綜合考慮後，拿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對於新時期出現的新術語，除了憑藉其頻次數據確定其重要性外，還需要對這些術語進行界定，其中某些可能不屬於語言學術語的範疇，如方言主題類論文的地點等需要剔除；還有一些術語，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尚未及規範化便已不再使用。這些術語不如先讓其經受時間的考驗，如果後續不再使用，可以不考慮列入規範的範疇。總之，建議術語的規範化按照不同的層次分級，分為核心術語、主體術語和邊緣術語分層處理。

建議由名詞委建立術語共用資料庫，將所有語言學術語上線，供學界同仁參考。定期補充和更新術語共享資料庫，反映當下語言學術語的使用狀態。

術語規範與綜合創新：學術期刊的引領使命

姚雙雲（華中師範大學）（《漢語學報》主編）“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術語規範化是語言學學科穩健發展、學術交流順暢開展的根基。2011年《語言學名詞》頒佈至今，語言學新理論、新概念持續湧現，大量新生術語亟待梳理釐定，術語規範與學術創新的平衡問題愈發凸顯。作為學科前沿窗口、學術標杆載體的語言學期刊理應在此進程中扛起引領職責，統籌推進術語規範與綜合創新協同發展。

術語規範絕非僵化桎梏，綜合創新也不等於隨意使用。期刊兼具編審把關與學術傳播雙重屬性，可構建“自下而上搜集研判、自上而下推廣落地”的良性機制。一方面，編輯部在審稿編校環節系統梳理論文中新創、混用、異名同義術語，匯總爭議詞條，依託人文學科術語研究基地聯動學界專家認真研判，對符合學理、具備推廣價值的新詞進行歸納整理，補充完善既有術語體系；另一方面，期刊應主動將全國名詞委公佈的《語言學名詞》、“術語在線”定為撰稿、編校的參照準則，在投稿須知、審稿意見與編輯校對中明確術語使用要求，引導作者尤其是青年學者規範運用，夯實學術寫作基本規範。

在嚴守規範底線的前提下，期刊也要包容合理的學術創新。面對學科交叉催生的前沿概念，我們不宜簡單排斥自創術語，而應甄別新用術語的命名理據，分析其學術價值，引導作者釐清定義、注釋溯源、大膽使用，讓時間檢驗其合理性。我們要以《中

國語文通訊》等語言學專業期刊為抓手，持續踐行術語引領工作。唯有如此，方能化解學界術語分歧、統一學術用語範式，以術語規範化助推理論創新，夯實語言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根基，增強中國人文學科的學術影響力與國際傳播力。

必也正乎名

葉婧婷（復旦大學）（《當代修辭學》編輯部主任）、陶實（復旦大學）（《當代修辭學》主編） “修辭”與“修辭學”在中西方學術脈絡中都具多義性，語義的遊移既為學科對話提供了理論接口，也使其在使用中面臨指稱模糊的風險。《周易·乾卦·文言》提出“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將修辭與道德修養緊密相聯，賦予其鮮明的倫理內涵。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提出“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推動了漢語修辭學由附庸走向獨立。《語言學名詞》中關於“修辭學”的定義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研究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規律，即如何依據題旨情境，運用各種語言要素和語文材料、各種表現手法，恰當地表達思想和情感。”然而，這些定義仍難以在“修辭”和“語法”“語用”“語體”之間劃定嚴格的界限。

漢語中的“修辭”或“修辭學”對應的英文術語是 rhetoric，但二者的語義卻不能完全等同。英語的 rhetoric 常含貶義，與演講術傳統緊密相連，核心在於勸說；漢語的“修辭”不承載貶義，與演講術關聯較弱，亦不強調勸說目的。這種跨語言的不對應進一步增添了術語互譯和比較研究的複雜性。

任何學科都需要術語規範性，如果沒有對“修辭”最低限度的界定，討論將淪為無邊的閒談，學術共同體也無章可循。然而，規範通常只是階段性的約定，而不是凝固的立法。一旦規範過度，將某一時期的意義封為唯一正統，便無異於用概念的牢籠囚禁思想的生長。若漢語學界堅守“修辭就是修辭格”的窄化規範，陳望道的情境論突破便會被視為離經叛道。那些改變學術面貌的理論躍遷，往往正源於對既有規範的有意偏離和創造性逾越。術語的多義和流動不是缺陷，而是學術肌體的新陳代謝。術語的規範工作，應當像河床而非牢房——它為奔流的思想劃出基本的航道，卻不阻止水流的改道與漫溢，甚至主動容納那些暫時無名的支流。學術的生機，恰恰維繫於這種在章法與越界之間所保持的張力。

數智賦能術語標準體系建設

張天偉（北京外國語大學）（《語言戰略研究》副主編） 術語標準是語言文字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化發展背景下，將術語標準研究與數智技術深度融合，是推動術語研究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維度，在語言政策與規劃視角下具體表現為體系構建、實踐服務和制度設計等方面。在體系構建層面，推動術語知識再生產和傳播，加快術語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在實踐服務層面，加大多語種術語庫建設，以語言為基礎推動

文明交流互鑒；在制度層面，統籌規劃術語標準的數智化發展方向。具體操作上，術語標準規劃可重點建設如下方面：

一是**構建術語標準化數據體系**。整合現有術語資源，推動傳統術語庫向結構化術語知識庫轉型，形成統一術語數據平台，完善術語多語種對齊、多領域聯通體系。二是**技術賦能術語標準研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自動化術語抽取，智能追蹤術語的動態演化進程，搭建領域術語本體知識圖譜，智能管理術語生產全過程。三是**拓展各領域術語標準數智化應用**。推動術語標準在科教出版、政務發佈、工業標準、公共語言服務等多領域的數智化應用，擴大術語標準在社會實踐中的應用場景。四是**推動中國術語標準的全球化傳播與協同**。通過技術手段構建多語種術語對照庫，開展中外術語對標、跨境術語協調，助力中國術語、中國科技名詞國際化輸出，提升國家軟實力。五是**進行配套保障體系建設**。建立量化評估指標，進行算法偏見治理，加強術語安全規範管理。六是**統籌建立數智化術語治理制度體系**。統籌國內各行業術語標準化統籌佈局，圍繞數位化術語確權、資料共享、算法約束完善專項管理規則與配套政策。

中國古代的命名術語及其知識體系的價值

鄭偉（上海交通大學）（《辭書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現代語言學層面的術語規範與知識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固然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的命名傳統及相關的術語體系的構建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方面值得我們借鑒與總結。

天文、地理、山川、河流等自然現象，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概念，以及草木鳥獸蟲魚等動植物的命名，無不蘊含著古人的哲學思想與科學觀念。《周易·繫辭》所說的“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可以理解為以象盡意、原始反終的樸素的命名理據。除此之外，還追求絲貫繩聯、形象生動等實際效果，以期達到便於學習與掌握的目的。

還有一條，就是重視雅正與俚俗的對立統一。《爾雅》《方言》之類的早期辭書，以及鄭玄、郭璞等重要注疏家，都很注重交代通語和方言的各自名稱。

方言（方語／俗語／土語）是和通語（標準語／雅言／正音）相對的概念，但須以一分為二、辯證統一的眼光來看待二者的聯繫與區別。中國早期辭書及其注疏所及通語及方語詞目，在風格（雅、俗）、時代（古、今）、地域等多個層次，都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都有相互轉變的可能。正如王國維在《〈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上》一文中曾說到的：“物名有雅俗，有古今。《爾雅》一書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謂之釋。釋雅以俗，釋古以今。聞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聞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名，斯知古也。”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Linguistics Terminology

Xiaoling Chang, Baoya Chen, Renxuan Huang, Pengfei Kuang,
Junfei Liu, Linjun Liu, Xiangbo Liu, Zhenyu Piao,
Chunhong Shi, Dingfang Shu, Ying Sun, Sze-Wing Tang,
Huan Tao, Wenbin Wang, Liping Xia, Yiming Yang,
Shuangyun Yao, Jingting Ye, Tianwei Zhang and Wei Zheng

Abstract

The articl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Linguistics Terminology” is co-authored by chief editors and editorial offic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linguistics journals indexed in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 In this article, they elaborate on the frontier fields and reflec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nguistic terminology research, address issues in the systematisation, standardisation, innovation,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of terminology in 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explore the role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erminology research.

收到稿件日期：2026年5月18日至7月8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7月2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7月31日

